

「光緒二十二年丙申，儒生三朝，先帝命名曰儒。三歲上朝謝恩，先帝諭曰：『汝名曰儒，汝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。』」溥儒（1896～1963），滿族正黃旗，字仲衡，又字心畬，宣宗道光皇帝的曾孫，恭親王奕訢的孫子，貝勒愛新覺羅載滢的次子，在其《華林雲葉》中自述。

民國的到來，新了時代，舊了王孫。滿清貴胄的愛新覺羅氏溥儒，辛亥變革後將字輩為姓，這「舊王孫」的感慨，鈐印在詩文集、書畫作品，一生修身，則如其名，是為堅毅的君子之儒，博通經藝，澤及當世，受人景仰，留下豐厚的文化資產。在其哲嗣溥孝華辭世後，因無子繼承，由其親族故舊組成八人小組，在基於維護與推廣藝術的立場下，共同決議將溥孝華生前保管的溥儒遺作暨收藏，悉數分由國立故宮博物院、國立歷史博物館、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三大機構管理。

溥儒，汝為君子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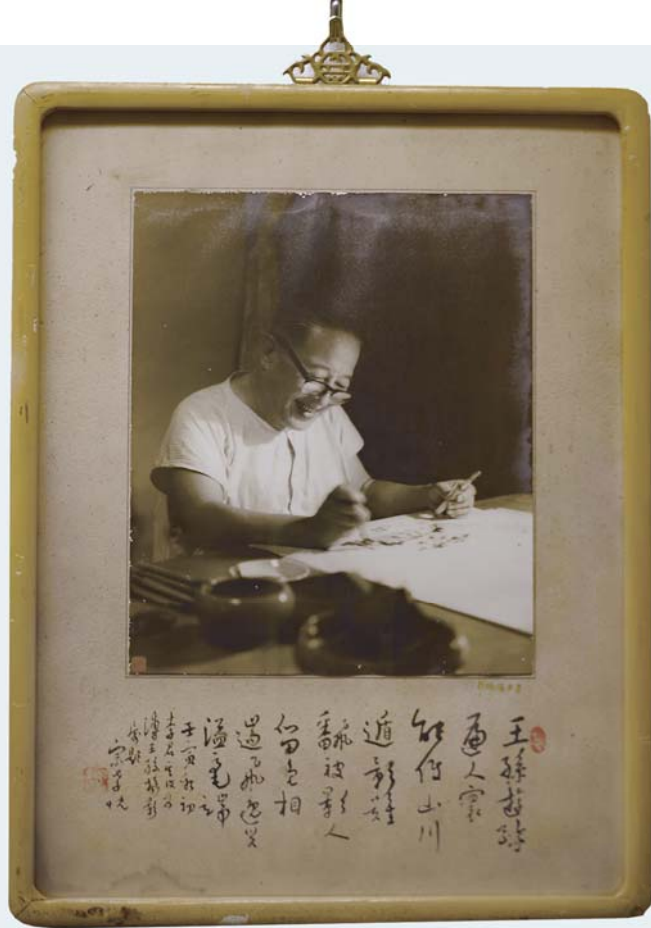
華岡博物館

「南張北溥 舊王孫

— 溥心畬書畫展 —

文 | 藍玉琦 圖 | 華岡博物館

華岡博物館在大學博物館中藝術典藏質量居冠，書畫寶藏中最大宗即是溥心畬之書畫及手稿，悉數得自於溥家，彌足珍貴。2015年「王孫逸士—溥心畬書畫展」廣獲佳評，今年於10月1日至明（2019）年1月18日舉辦「南張北溥 舊王孫—溥心畬書畫展」，集繪畫書法、詩文著作、家藏古書、教學範本、雜稿手記、藏印與印譜等近百組件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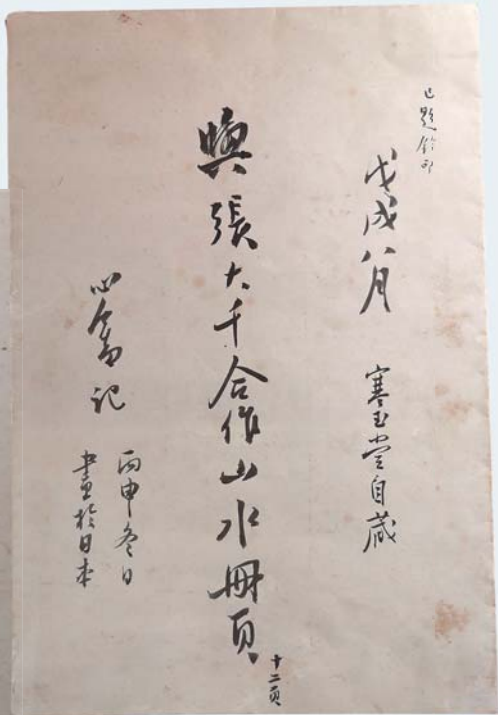
溥心畬「過飛逸興溢毫端」，宗孝忱1962年題字。攝影／藍玉琦。

展品數量較上回更多，規模宏大，面向多元，此中不乏此前展覽未見者。與張大千相關部分，有著鎮館之寶〈張大千溥心畬合繪山水十二冊頁〉，以及同時配合溥儒〈觀音像〉，而展出2016年孫家勤夫人趙榮耐所捐贈之敦煌〈安西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文殊菩薩赴法會像粉本〉、〈安西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普賢菩薩赴法會像粉本〉。該粉本上具大千題記，並以小字標註繪畫所需注意之處，完成作品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。華岡之溥心畬書畫手稿作品在2010年出版為《溥心畬書畫》，被視為重要圖錄，惜絕版多時；今值展覽，再次出版《舊王孫溥儒書畫》，增補作品圖版，洵為美事。

南張北溥，黃庭堅與蘇東坡合作山水

前三年才剛辦過溥心畬展，此次展覽得何機緣？華岡博物館館長劉梅琴話說從頭，侃侃而談。「先前展覽時，我剛到任沒多久，對於館藏認識還不夠清晰。當時展覽反應很好，加上現在更瞭解了，所以想說再辦一次展覽，展品內容也有所不同。不同之外，再加上『南張北溥』。館藏有溥心畬，也有張大千，這次展覽是以溥先生書畫為主。兩位的關係，我們不論在文獻資料或畫作上都可看出端倪。大千先生在1956年創作的〈大千狂塗〉雪景上題到：『並世畫雪景，當以溥王孫為第一，余每避不敢作；此幅若令

王孫見之，定笑我于無佛處稱尊矣。」這裡大千引〈寒食帖〉中黃庭堅之『它日東坡或見此書，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』句，大千以此來評比他和溥心畬的關係，就如同黃庭堅與蘇東坡。並於《四十年回顧展》〈自序〉文中讚溥心畬：『柔而能健，俏而能厚，吾仰溥心畬』，由可見推崇之高。1954年溥心畬題〈張大千贈臺靜農畫冊〉：『凝陰覆合，雲行雨施，神龍隱見，不知為龍抑為雲也。東坡泛舟赤壁，賦水與月，不知其為水月為東坡也。大千詩畫如其人，人如其畫與詩，是耶，非耶，誰得而知之耶？』可見兩位相互揄揚的相知胸懷。館藏的溥心畬、張大千〈山水合作冊頁〉12開，是1955年兩位大師在



溥心畬、張大千1955年作〈山水合作冊頁〉12開，每頁29×18.8公分。溥心畬題頁面，及其中一開「江帆寒帶雨，渚石晚生雲」。攝影／藍玉琦

日本的合作繪之作，當時的大千尚未揚名國際，就其中的筆墨可看出說，還是溥先生所主導。1963年溥心畬過世，八年間如兩位未再攜手合作，此作則是絕響。」

溥心畬、張大千〈山水合作冊頁〉12開，畫面簡潔秀逸，設色淡雅清醇，筆墨和諧。每開由溥心畬題五言詩句，鈐「溥儒」白文印，鈐「張大千」朱文小印。其中一開「江帆寒帶雨，渚時晚生雲」，左側岩壁下，兩高士立於路迴處，前者或望向遠方或向前徐行，後者臨江觀水。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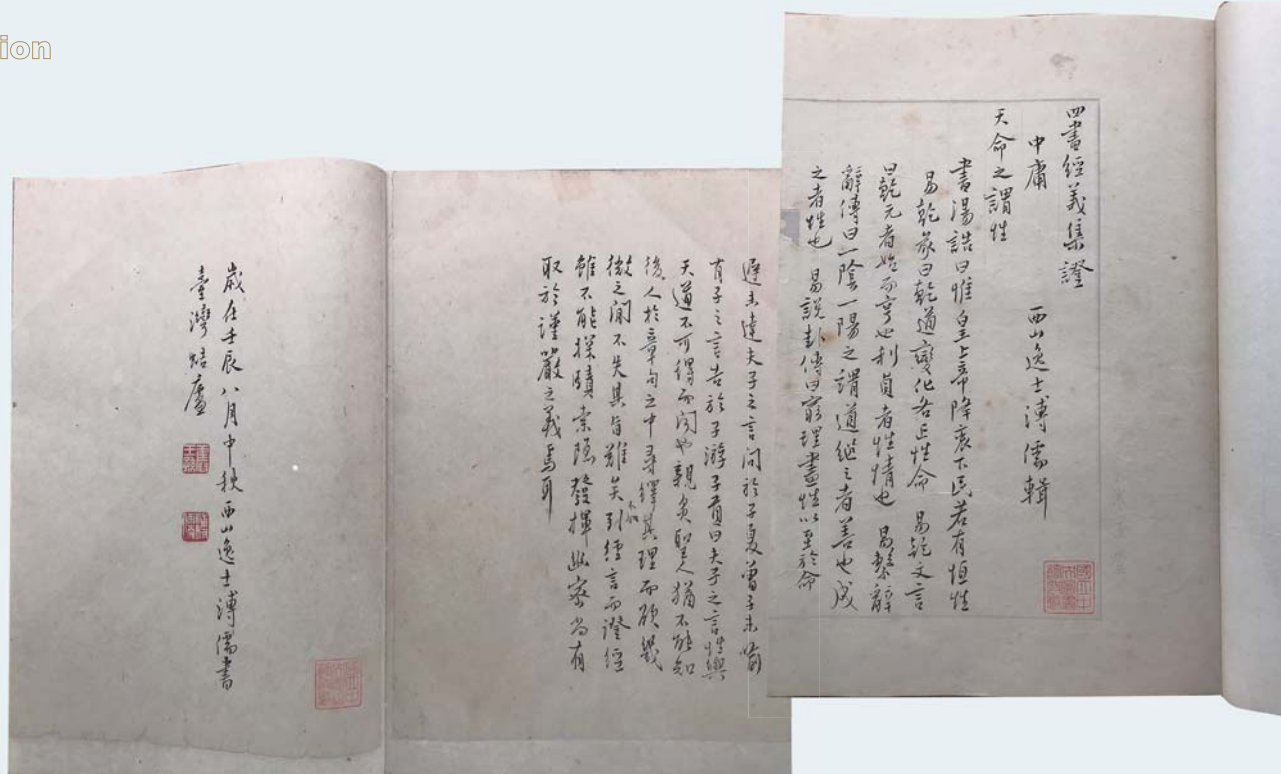
艘江帆於右上天際，整體氣氛沉靜中捎來孤寂秋意。除了詩句，溥心畬題「乙未建子之月遇大千居士海上合作。心畬并題。」又，該冊頁另一單頁，溥心畬題「與張大千合作山水冊頁。十二頁。心畬記。丙申（1956）冬日畫於日本。已題鈐印。戊戌（1958）八月。寒玉堂自藏。溥心畬旅居日本於1956年6月27日返台，又如何能在冬日與大千合繪呢？據王耀庭〈南張北溥合作書畫〉研究：「就今日所見《山水畫冊》已裝成經摺裝，此頁並未裝在一起，而是另成單頁。據陳明湘館長見告，原件入藏時即是如此裝

裱，是以此單頁上溥心畬釋題，應是另一冊，也就未一同裝入此冊。或是兩年後題此頁已記憶有誤，又案：本冊第二幅，題有『乙未建子之月遇大千居士海上合作。心畬并題。』是此冊作於1955年12月，至為確定。是年，溥心畬與朱家驊、董作賓赴韓國講學。溥心畬獲漢城大學贈予法學榮譽博士，轉赴日本。張大千此年12月於東京舉行『張大千書畫展』。『建子之月』是農曆11月引用周代『子月為歲首』記時，農曆11月大致是陽曆12月，是以兩人相逢海上，應是指『東京』。」不論是否誤記，都可證二人不期而遇的合繪藝事，難得且珍貴，溥心畬特地寫下「寒玉堂自藏」，其珍視之情溢於言表。合作畫多作花木蔬果等清供題材，山水畫難度甚高，畫者必須有相當功力，使畫面自然天成、融為一體，此套冊頁是為合作畫中之精品。王耀庭就筆墨風格視之，該幅「兩

人物及山岡樹木遠帆，當出於溥心畬，下方土丘及山路，水中岩石及波紋，出於大千。」其他數開，觀者或可找一找何處是溥心畬筆墨？何處又是大千？

《四書經義集證》、《寒玉堂千字文注釋》雙璧

在一般展覽中，較難看到溥心畬著述手稿。這些重要著述，底蘊深厚，正可謂是溥心畬承繼著中國傳統文人知識體系的見證，也是他終其一生的精神核心，展出有《寒玉堂集》、《寒玉堂文集》、《寒玉堂千字文注釋》、《靈光集》、《慈訓纂證》、《六書辯證》等手稿本。劉梅琴



溥心畬《四書經義集證》之〈中庸〉及〈後跋〉。攝影／藍玉琦。

說：「溥心畬曾自述：『一生之學在經史，餘事為詩，其次書法，畫再次耳。』且言『如若你要稱我畫家，不如稱我書家；如若稱我書家，不如稱我詩人；如若稱我詩人，更不如稱我學者了。』展出的有溥先生的家藏書籍，一是道光十四年聚學軒叢書刊本《四書拾義》，另一是道光庚戌（三十）粵雅堂叢書刊本《敘古千文》。這都是他家藏的書，都是清末版本，有可能是渡海攜帶至台灣，也說不一定。溥心畬晚年著述的《四書經義集證》及〈寒玉堂千字文〉，在家藏書籍的佐證下，可看出他的源流，追溯至其少年時代的學習過程。而，溥心畬早年的教育，得力於母親項氏，來臺後感念先慈，撰述《慈訓纂證》，〈序言〉裡記母親教誨，『吾惟望汝，汝學不成，吾將何望，不如死。儒悚懼，泣涕受命，遂立志於學……』讀起這段話，讓人非常感動。」

被視為溥心畬經學與書法雙璧之最佳的《四書經義集證》，此回借展自國家圖書館，限定展期為11月，一整個月，彌足珍貴。國圖館藏的溥心畬手稿本《四書經義集證》，共13卷12冊，採「引經證經」的方式闡揚對四書的理解，溥心畬稱「雖不能探蹟索隱，發揮幽密，尚有取於謹嚴之義焉耳。」承繼著有清一代考據訓詁的樸學之風，其書寫方式為先頂格題寫四書章句，再次行低二格闡其微言，明其經義。溥心畬序言：「聖人言天道莫近於易，言孝與敬莫備於禮，正明莫嚴於春秋，風教莫明於詩，為政莫詳於虞夏商周之書。學者務本達用，教民成俗，使於立身，終於

澤民……」此為書序，也是溥心畬治理經學之素衷。根據，序：「歲在丙申夏六月二十日西山逸士溥儒識」跋：「歲在壬辰八月中秋西山逸士溥儒書臺灣姑厝」，推測成書應在1952至1956年間。關於此書，萬公潛在〈西山逸士的幾段逸事〉記：「來台以後，曾以七、八年功夫，完成一部《四書經義集證》巨著，全書用行楷謄正，凡千一百頁，字體清秀端正，一筆不苟。這是一部研究國學的工具書，也是古往今來最美麗的文稿，兼具學術和藝術的雙重價值，已由教育部以十萬元購藏於中央圖書館。」李猷《國史擬傳—溥儒傳》：「四十八年《四書經義集證》手稿成，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購藏。儒於群經，童而熟習，著作之際，丹黃紛披，搜引歷代經說，所謂以經證經也。」

展品與「千字文」相關者，計有：溥心畬1961年作〈寒玉堂千字文〉、1956年作《寒玉堂千字文注釋》，及溥家藏書《敘古千文》。距今約1500年的南朝梁周興嗣，以一千個不同的字，編撰成〈千字文〉，「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……」，為兒童認字識典的啟蒙讀物，流傳廣泛，因字字不同，也成為書家們鍛鍊書法之用。宋代胡寅的《敘古千文》為「太和網蘊，二儀肇分……」，或許後代的自集千字文帶給溥心畬靈感。溥心畬隱於戒壇寺時，曾自集千字文，他在1956年所撰〈寒玉堂千字文序〉裡說：「余隱居西山之日，嘗集千文，不同於周氏者。渡海之後，憶而成之，繫以註釋。」心畬在台憶寫自集千字文，為慎重起見，曾請弟子於字典上以紅筆圈出周氏千字文用字，再以

半部第1至22頁為故宮收藏，下半部第23至41頁為華岡博物館收藏。

畫豈細事也哉！以豐厚學養而曉悟畫藝之道

繪畫作品為展品之大宗，人物、山水、花鳥、走獸，題材兼備。長年教授藝術欣賞的劉梅琴導覽：「展場正中央是溥先生1961年以白描法，為先夫人所畫的〈觀音〉像，題『辛丑七月初八日。先夫人多羅特氏清媛忌日敬寫。觀世音菩薩聖像祈資冥福。溥儒稽首回向。』在我們教中西藝術，強調中國繪畫用筆特徵之時，我個人會特別把這件當作教材。溥先生自己說他是篆籀一體，篆的特色在菩薩像的背光，線條勻稱穩定，無粗細變化，帶出一種靜，一種永恆不變的神聖感。衣紋飄帶是有著粗細變化的籀，無風自動，表現出動勢。中國線條的篆籀一體，其實就表現了中國文化精神內涵的靜與動，虛與實，陰與陽，無與有的概念。也就是西方符號學家蘇珊·朗格（Susanne K. Langer）所說的表現性形式。此外在用墨上，我會請觀者退後三步看，蓮花台座從上而下，墨色由濃至淡，加以下方的留白，整個觀音人物和背景空間融合，宛如飄浮於虛空。一般人認為中國畫無法達到視覺空間的illusion，不管是說錯視或幻覺也好，東方和西方是不一樣的概念。這幅觀音是很好的典範。」



溥心畬1961年作〈觀音〉，119×41公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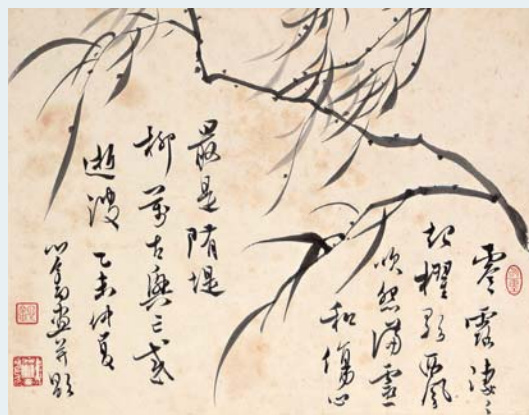
綠筆圈出寒玉堂千字文選字，以檢查是否重複，修訂校正。周氏為先，用字多易識易懂；溥心畬居後，能選用的字受限，且多艱深難懂，遂在1956年完成註釋。首句「乾坤肇奠（釋：易繫辭傳曰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，書堯典曰，肇十有二州，傳曰肇始也，書禹貢曰，奠高山大川，傳曰奠定也），混沌鴻濛……」《寒玉堂千字文注釋》上



溥心畬〈山水〉，28×28公分。



溥心畬〈山水〉，94.5×26公分。



溥心畬1955年作〈柳葉〉、〈柿鳥〉，30×39公分。



隨著館長的導覽，別有一番認識。展覽甚是用心，同一類題材並陳展示，展中二幅不同的觀音像，皆是白描，然構圖與線條表現各自殊勝。走獸中有三幅猿戲山林松間，或橫幅或立軸，各有巧妙。「溥心畬畫的猿很多人喜歡，他自己也很喜歡猿，曾在《寒玉堂畫論·論猿》中精闢論說：『古人畫猿不畫猴者，猴躁而猿靜；猴喜殘生物，時擾行旅，猿在深山，攀藤飲水，與人無競；比猿於君子，比猴為小人。』也曾深刻地對友人說：『我認為猿有君子之風，且充滿了親切的人情味，或許還比人可愛多呢。』這次展出的〈猿戲圖〉中有黑猿和白猿，我會問觀眾，為什麼會認為是白猿？其實，這白是留白，並沒有上色，但一般我們不會去想到這個問題。那我又問，那牠的毛是畫什麼顏色？一定是黑的啊，因為是留白，可是牠是白猿，你也不會覺得奇怪。黑可計白，白可計黑，實可為虛，虛可為實。這就是中國用筆和用墨的表現，與中國文化中『道』的精神是一致的，用具象的中國書畫去解釋『道』這抽象概念是最恰當的。所以我會開玩笑，人家若說你『無中生有』，這是誇獎你的境界最高。」

劉梅琴歸納溥心畬的繪畫成就：「一、經學、文史之深厚學養；二、詩書畫藝道相通，嘗言篆籀一體，故得以書法筆法運用變化為畫法，又能將詩意轉化成畫境；三、臨摹；四、無師自悟而得，因有經史、詩書豐厚學養故能曉悟畫藝，進而以技近乎道矣。關於這一點，從其〈論畫〉曰：『畫豈細事也哉！在於傳神寫意，神在象中，意在象外。不能使轉筆鋒，有起伏變化之妙者，不足以寫意。畫有神品妙品，寫意是也。寫意者，非謂粗率簡易也。凡神全氣足，皆謂之寫意。』便可得證其以豐厚學養而曉悟畫藝之道。」

溥心畬藏戰國漢銅印，首度曝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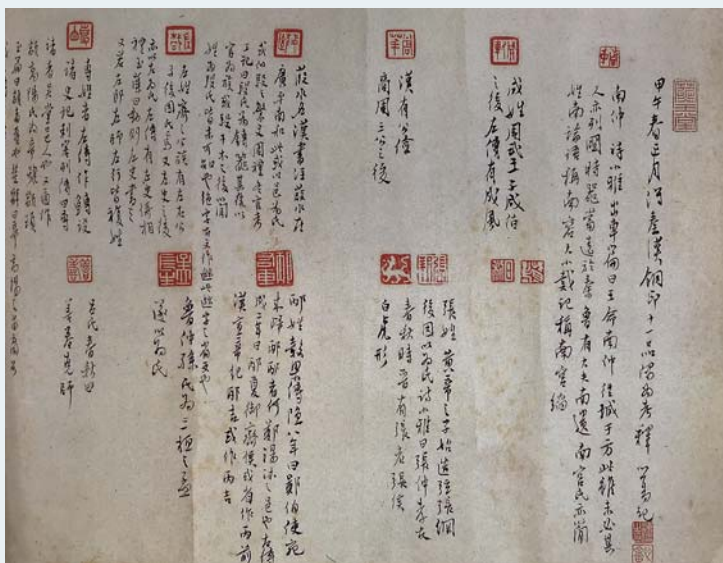
必須一提的是，最特別的限定展品，也是首度公開的一批溥家戰國漢銅印，於11月10日展覽開幕式暨校友返校節當日快閃，難能可貴。銅印本尊僅現身一日，展覽期間由篆刻家古耀華精製的印譜，清晰呈現印文。銅印甚小，體積約1公分多，共12方，戰國有八方，漢有四方，其中二方為雙面印。此中最薄小者僅1×1×0.5公分，為漢白文雙面印，一肖形、一「日利」。該批銅印印拓，曾披露於《一九九三年世界滿族書畫大展》，溥心畬在前言中寫：「甲午春正月，得秦漢銅印十一品，偶為考釋，心畬記。」1954年，溥心畬得秦漢銅方印11品，其中兩印為雙面印。溥心畬於印拓下方，以道美秀逸的小行楷書其翻閱古籍，考證印主時代和姓氏的源起，如在漢銅印〈孟長

南張北溥 舊王孫——溥心畬書畫展

華岡博物館 | 2018/10/1~2019/1/18

生》下寫「魯仲孫氏為三桓之孟，遂以為氏。」而此次展出戰國〈公行章〉圓形白文印並未收錄於該印拓中，而最薄小的漢白文雙面印，由於資料的缺乏，溥老在印拓下空白無文。溥心畬雖非金石派書畫家，但遇有古瓦當、陶文，常手拓、考證及作記，對金石陶瓦之屬的收集研究，相當可觀。同時，其子媳溥孝華、姚兆明自用姓名章及閒章一套，此中具篆刻家王壯為篆刻二位姓名章，亦是第一次展出。

溥心畬的個人用印，則可見於台北故宮。在這批溥心畬用印中，其中一方趙鶴琴以青田石刻「無為小人儒」白文印，邊款：「無為小人儒。心畬先生屬刻，鶴琴檢漢玉印，辛丑冬至夕。」即便滿清覆亡，「舊王孫」渡臺後仍不忘此心，於晚年1961年再囑篆刻，要做為懂得根本大道理有器識的君子，光緒帝對溥心畬的期許，自始至終深印在溥心畬的生命。



上 溥心畬家藏漢白文雙面銅印，1×1×0.5公分，一肖形、一「日利」。攝影／藍玉琦。

下 溥心畬〈漢印考證〉，35×28公分。翻攝於《一九九三年世界滿族書畫大展》。攝影／藍玉琦。

上 溥心畬1963年作〈猿戲圖〉，21×77公分。

下 溥心畬1963年作〈松〉，33×101公分。

